

◎草民阿刺

不嫁富二代



辛涛 绘



»啼笑皆非

»雷人语录

最小的自己睡

琛琛上二年级了，虽然分床分得很早，但他还是很想让妈妈陪他睡觉，说他自己睡觉有些害怕。我跟他说，你都上二年级了，是大孩子了，应该自己睡觉了。结果他很委屈地说：“你都多大了？还让爸爸陪你睡，还有奶奶，她都多大了，还让爷爷陪，家里数我小，就我自己一个人睡觉。”

申朝虹

老主顾待遇

我是小区旁一家理发店的老主顾。老板娘对我很重视，每次都亲自给我理发。当然，对她的手艺，我也一直比较满意。

前段时间我去理发，不巧老板娘出去办事了。往常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次日再来，可这次我第二天就要出差，没办法，我只得随便让一位年轻发型师小陈给我理发。说实话，把头发交给小陈我真是不放心，可看着镜子里我的头发在小陈的剪刀下变得越来越个性、时尚，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，原来小陈的技术比

他老板娘好多了！我决定以后就让小陈给我理发了。

上个月去理发时，我以不想耽误老板娘工作为由，提出以后让小陈理发的要求。谁知老板娘连连摇头：“你是我们的老主顾，就该由我亲自服务！”说着就把我拉到椅子上坐下。老板娘的热情让我实在不好意思再提换人的事。可等剪完头发，看着镜子里那多年不变的发型，我忍不住再次提出我的要求，而老板娘仍旧不答应。我有些不耐烦了，只得用强硬一些的口气说：“以后我就让小陈剪，不然我不来了！”老板娘忽然一愣，略带尴尬地笑道：“行行，没问题。”

刘晓先

»东张西望

双重打击

周日早上，我刚换上新买的秋装，在镜前照了照，然后问一旁写作业的儿子：“妈妈漂亮不？”

儿子抬头打量了我一眼，说：“妈妈真漂亮！”

听了儿子的表扬，我心里顿时美滋滋的。谁料儿子又补充了一句：“不过是过去时态。”

小小年纪居然这么气人！我转回身进了卧室，对正在被窝里睡懒觉的老公说：“老公，我穿上这件新衣服，漂亮不？”

老公睁开惺忪睡眼，瞧了我一眼，然后懒洋洋地说：“你五年前问这话该有多好！现在问，我只能说你真幽默！”

刘锴

»漫画人生

提前适应

姚万伟 绘

先让你好好适应下环境



»用心良苦

不要让母亲知道

那天早晨，我正在漱口刷牙，手机突然响了，一接听，传来的是大哥微弱的声音：“我们的车出事了，在下高速公路的地方……”我的大脑顿时“嗡”地一下变得一片空白，当我想再听听他的声音，才发现手机断了。

等我赶到医院时，大哥已被送进手术室抢救，大嫂脸上缝了19针，她睁开肿胀的眼睛，叮嘱我们不要将他们出车祸的消息告诉母亲，担心母亲治疗过鼻咽癌的虚弱身体经受不了如此沉重的打击。

大哥先天营养不良，从小体弱多病，是母亲最放心不下的孩子。这几年来，大哥人到中年下了岗，靠长途贩运水果为生，每次出门，母亲总是烧香作揖，求菩萨保佑他平平安安，可这次……

手术整整进行了9个小时，大哥的手术车被推了出来，他的身上插

满了管子，护士手上高高托着血浆袋，殷红的血一滴一滴地进入他的体内。我将他推进前往病房的电梯间时，大哥的手抓住了我的手，用虚弱的声音一字一字吃力地说：“这件事，千万不要让母亲知道！”

我的心顿时涌起一股巨大的波澜，是啊！不要让母亲知道。这些年来，每当遇到事业上的挫折，生活中的困难，在面对身体极差的母亲时，我们都遵守着一份默契。每次给她打电话，我们说的都是诸如“妈，我又加工资了”、“妈，我这回又拿了奖金”之类的喜讯，让老人享受儿女带给她的精神上的慰藉。

大哥在ICU高危病房整整度过了10天，他的脾脏、胆囊被摘除，肝脏切除一半，大腿骨折。进入ICU的第三天，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，小妹顿时哭了，提议接母亲来医院跟大哥

哥见上最后一面，免得留下最后的遗憾。几兄妹商量好久，始终不能达成一致意见，最后举手表决，票数持平。我强忍着内心的酸楚，说加上大哥的一票吧！他说过了，这件事，不能让母亲知道。

在大哥生命垂危的时刻，我们在他耳边一遍遍呼唤：“大哥，我们答应你不让母亲知道，但你也要答应我们，一定要坚强地活下来。”也许是我们的呼唤起了作用，也许是他对母亲的一份牵挂，大哥渡过了他的生命中最大的危机。转入骨科病房那天，主治医生连连感叹大哥创造了生命的奇迹。

“不要让母亲知道。”在大哥住院的四个多月里，这成为我们心中最沉重、最温馨的秘密，一直到大哥走出医院，一直到他再一次回到母亲的身边。

李笙清

»江湖传言

借车当红包亏了

那天，办公室的美女蕾蕾拿着一张火红的请帖愁眉不展。蕾蕾的老公去年刚贷款买了一辆别克汽车，手头不宽裕，接到请帖自然犯了愁。

我对蕾蕾说：“其实心意不一定非要用金钱来表达，真心诚意才是最重要。你老公不是有一辆别克汽车吗？我听说阿华要租八九辆车去接新娘，你就把你老公的别克汽车借给阿华，权当是送他红包了。”蕾蕾觉得这个主意不错，接一趟新娘用不了多少汽油钱，比起送红包来还是挺合算的。

蕾蕾拐弯抹角跟阿华说了借车抵红包的事，阿华爽快地答应了。

一个星期后我去参加阿华的婚礼，果然看见婚车中有蕾蕾家的那辆黑色别克。蕾蕾说：“我老公出差去了，阿华的大学同学帮着开这辆车，谢谢你的主意，我的红包钱省下了。”

上周五，蕾蕾一进办公室就是一张苦瓜脸。我问蕾蕾：“什么人惹得你不高兴了？”听了这话，蕾蕾来气了，她冲我嚷道：“还不是你那个借车抵红包的馊主意！”见我不解，她又说：“我老公出差一回来就查询了车的违章记录，闯红灯、轧黄线、逆向行驶这几起违章全部是在阿华结婚那天发生的，我们要交的罚款远不止这点红包钱，我们家亏大了。”

»有此一说

称呼有门道

前几天，在酒桌上认识了某机关的刘科长，当朋友介绍“这位是刘科长”时，我看到他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悦。酒过三巡，我主动出击，端起酒杯走了过去：“刘科长，我敬您一杯酒！”没想到他一摆手，面无表情地说：“别喊我科长，现在又不是工作时间！”我一愣，“那我该怎么称呼您呢，虽然我可能比您年长几岁！可总不能喊小刘吧？”我略带调侃。

“那当然不行，你又不是我的领导，只有领导才喊我小刘呢！”刘科长还是面无表情。我一脸尴尬：“那，要不叫您刘先生？”“这又不是鸡尾酒会，什么先生不先生的！”刘科长有点不耐烦了。

这时，旁边的朋友站起来给我打圆场：“刘局，这位老兄敬杯酒，你就给个面子呗！”刘局？怪不得他阴阳怪气的，原来人家房产传喜讯——升了！我急忙改口，一口一个“刘局”地喊了起来。“刘局”这才露出了笑容，举起酒杯一饮而尽。我“乘胜追击”，又和他加深了两杯。推杯换盏间，“刘局”已经和我称兄道弟了。

那晚，“刘局”喝醉了，我扶着他走出酒店时，他从口袋里掏了半天，才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了我：“兄弟，以后有啥事，尽管开口，只要，只要我能帮上忙的，一定在所不辞……”

好不容易把“刘局”送走了，我这才仔细看了一眼手中的名片，只见上面赫然印着两个大字：“刘鞠”！

张承永